

走向建构性政治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

后现代政治哲学研究

罗寒◎著

014032214

D091.5
103

走向 建构性政治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

后现代政治哲学研究 罗寒◎著



北航

C1720555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D091.5
1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建构性政治: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后现代政治哲学研究/罗骞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 - 7 - 5675 - 1368 - 6

I. ①走… II. ①罗… III. ①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91.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9318 号

走向建构性政治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后现代政治哲学研究

著 者 罗 骞
策划编辑 王 焰
项目编辑 曹利群
审读编辑 徐瑜霞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17.25
字 数 29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1368 - 6/B · 812
定 价 3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前言

<<< Preface

本课题的提出有一个现实的理论背景,简单地说,就是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往往拒斥后现代主义,同样,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也拒斥马克思主义,好像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沟通 and 对接的桥梁。因此,这里说的拒斥不只是说相互对立,而且是说相互外在、相互隔膜。本课题研究的目的,首先在于穿透这层隔膜,其次是尽可能呈现批判性对话的思想成果,看看就政治哲学这一视角来说,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互介入会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这一初衷决定了课题的形式和内容、优势和局限性都是十分显著的。不过在这个前言中,我们不想就这些方面作详细的说明,而是依据课题提出的思想背景和现实考量,呈现课题得以确立的时代根据和思想根据,并在此基础上交代课题的思路和架构。当然,我们的一些基本想法也会在这个前言中不同程度地预告出来。

一

马克思曾经称现代为“世界历史”的时代,意思是说,人类历史已经变成世界性的了,处于普遍的交往和联系之中,而不再只是地方性、区域性的文明进展。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这一概念表达了总体性的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已成为现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事实,是现代性的存在状况。也就是说,直到现代,人类历史才成为总体性的,并且这种存在的总体性在马克思这里被提升为概念。如果说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全球化现象还只是在商品资本的流动中初现端倪,那么,随着各种交往的普遍加深和加速,人类存在的这种历史世界性如今已经成为基本的存在境况。它不再是黑格尔、马克思等思想家预见的历史趋势,而是感性的事实存在。这一境况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历史,也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和人类存在本身看法。也就是说,人类存在变成了真正的总体性存在,人们需要以总体性的方式来理解人类本身的存在,理解人类自身作为类的生存。因此,这不仅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说全球化成为一个研究的客观对象,而

且是说全球化必须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存在论语境。在研究政治现象的时候,这一点尤其突出。人类存在的总体性语境不仅需要一门关于国际政治的学科,或者说使外交成为政治的重要职能等,而且对于政治这一人类现象应该具有全新的总体性视角,即在社会历史的存在论高度上重新定位政治的本质和职能。

随着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私人生活逐渐被纳入公共领域,国内事件也直接地卷入全球普遍性中,人类历史在普遍交往中日益变成总体性的存在。在这样的历史存在论语境中,政治本身是否随着人类历史的变迁而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政治在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中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我们是否能够从社会内部的关联和分化来理解政治的根源及其职能?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我们是否应该从当代的存在境况重新理解政治的本质及其功能?已有的政治概念是否能够反映当代的政治生活状况并且能够有效地指向未来?政治还只是局限于围绕国家政权展开的活动吗?政治还应该被理解为以权力和利益为内容的斗争吗?政治是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统治关系,还是变成了中性的事务管理?尤其是,政治的职能应该被强化,还是应该逐渐被削弱?当代人类的生存处境和未来的可能性需要我们重新追问政治的本质和职能,并且在一种新的思想基础和存在语境中进行这种追问。那种立足于“当下”和“此地”的分化政治概念恐怕要从其根基上被扬弃了。

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前,也就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前,对于政治的理解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总体性”,基本上是一种地域性、民族性的政治概念。即便有对政治的一般抽象,也没有现代全球化这一存在论语境的支撑,不可能真正在人作为一个总体的类的意义上来思考政治的使命。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中就讨论了人的政治性,他指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从人的社会性存在和天生的等级划分来阐释人的政治性,一方面是政治权力的支配性,另一方面是它的公共性。政治的立足点是城邦内部的公共事务,即便战争、外交等问题也被纳入到政治的范畴中,但政治的立足点仍然是部分的,它不仅以城邦之间的划分为前提,而且以城邦内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划分为前提。人类的文明还在孤立的地域性范围内发展着,既没有总体性存在的语境,也没有遭遇这种总体性存在所带来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天下”大体就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并不意味着真正人类存在的总体;王朝的“天子”也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因此到了近代仍然有天朝与敌夷之辨。政治概念及其实践都是局部的、当下的。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态的政治之中。然而,人类

生存的这种政治性,在普遍交往没有广泛发展的前现代社会是不明显的。在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孤立生存中,政治甚至只是表现为一种偶然的事实、一种意外,它并不全面地渗透到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如今却可以说,政治就是人类存在的第二自然,它像无处不在的空气一样萦绕在我们身边,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构成维度。这还不是说,我们的生活中有政治这么一个领域,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中走进走出,可以靠拢或远离这个领域;而是说,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政治性的,我们不可能置身于政治性之外。今天,就连我们呼吸的空气质量好坏、饮水价格高低都直接与政治关联在一起,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日益突出的现象。然而,就像我们天天呼吸着空气,却并不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一样,我们政治地存在着,但并不总是感觉到政治的存在。只有气候变了,风沙袭来了,燃气泄露了,呼吸不畅了,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空气,感受到我们的呼吸。政治亦是如此,它是构成我们存在的内在因素,我们的生存被政治地构成着。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到我们的肉体,再到我们的精神,无不留着政治的烙印。然而,日常的意识却未必能感受得到政治的存在,因此我们好像可以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来看待政治,认为政治是政治家的事情。我们似乎可以远离政治,但事实上政治却没有远离我们。我们生活在政治之中,我们政治地生存着。政治是人“在世”的结构之一,是世界之为世界的一个“要件”。

今天在人类生存处境的变迁中重新理解政治性,并且政治性地理解社会历史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本质地关乎人类生存和人类未来。也就是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处境之中,政治承担着重大的存在论使命。人类未来的存在状况、甚至在有限的未来人类还能不能存在,都与政治能否承担以及如何承担相应的存在论使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将充分地体现人类对于自身存在的担当。人类的未来绝不会单纯地取决于经济、科技、道德等等的进步,因为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政治发挥基本的中介作用。政治是人类实践主体性的核心和关键维度。如果不能通过政治对人类的存在实施积极的介入和干预,如果政治不能在构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和存在方式中发挥作用,也许人类在发展中的自我毁灭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政治地存在,社会历史政治地被构成。政治应该被本质地理解为存在论的基本范畴,因而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一个方法论维度,这不仅是理解对象化的客观世界,而且是理解观念世界的一个维度。当然,前提是政治本身就应该在存在论和社会历史存在论的高度上被理解,以便重新规定和领会政治的内涵及其职能。在存在论的高度谈论政治,这不是政治学或管理学之类的学科能够完

成的任务,而是哲学的任务,是哲学在当代存在处境中的迫切任务。哲学在这一处境将不再是认识论的哲学,而是成为一种存在论哲学、生存论哲学,也就是实践哲学。

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知识形态的双重背离,没有对当代人类生存处境获得具有原则高度的根本性领会。一方面,哲学还只是局限在认识论的路线上,变成语言分析、技术哲学等等;而另一方面,政治在政治学和行政学的视域下变成了一种涉及现实事务的管理性活动,政治不是被理解为一种需要限制的力量,就是被理解为一种中性的技术操作,或者只是从一种想象中的完美德性视角批评现代政治的世俗性。尤其是我们看到,一种关于政治的形式公平和形式正义的讨论至今仍然是政治哲学的主流和热点。当然,在这样一种基本的思想状况中,我们也听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这种声音不仅来自一百多年前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也来自上世纪中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这样两种批判声音的差异和联系何在?它们对于政治的不同理解如何在对话中引导一种新的政治形态,从而作为人类存在的新方式?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不仅是就思想来说,而且是就实践来说,至关重要。

二

以人天生的等级差异为基础的古代政治思想,核心是将政治看成一种统治支配关系,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不是来自血缘的自然原则,就是来自超自然的神性原则,或者是两者的结合。政治就是垂直的上下支配关系,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传递体系。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成为政治的本质形态。所谓政治的开明和民主思想等,至多不过是这样一种政治的补充原则,而不是内在要素。即便是在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实践中,公正也被理解为按照天生的本性在社会等级中各得其所。政治对于妇女、奴隶和外邦人还存在着普遍的排斥。政治理论将历史地、社会地、自然地形成的客观差异提升为一种先天的不平等,政治被看成是根源于这种差异,并在捍卫这种差异。这一点在古代社会是相当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因此在维持社会有序和稳定的同时成了人性发展的巨大桎梏,政治本质上成了“统治”。

这种等级政治在现代性政治中原则上结束了,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从这样一种等级性的社会存在形式中解放出来。现代政治以“天赋人权”作为思想基础,通过肯定人先天的自由、平等权利,颠覆了前现代天生不平等的政治人性论基础,实现了一次巨大解放。在这种思想解放氛围中,人们以自由平等的眼光看待

社会生活,建立各种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受到自由平等原则的规定,从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由平等原则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因此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的先天垄断被打破了,政治不再被看成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统治关系,而是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共实践。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公民的世俗授权,而不再是先天的神性或血缘。

在这一过程中,政治表现为两种根本的职能:一方面是积极推进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实现,摆脱传统的束缚;另一方面依凭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政治职能向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政治既被赋予积极推进人类自由解放的重任,同时又避免政治权力作为一种异化的力量限制和剥夺人们已经获得的自由,现代对于政治职能的期待和对于政治权力的限制是同时并存的。人们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并通过这种参与实现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构成了现代政治的基础。血缘、地缘、经济、文化、性别、信仰等不再成为参与政治的限制性因素。在公共的政治生活中,人是平等的、自由的个体。这就是现代政治的解放。为确保自由平等权利,则需要限制国家职能,因而制约公共权力的各种制度,如现代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法律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之上的。

当然,现代政治解放本身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并不是这个原则得到确立之后马上顺利地得到贯彻的。时至今日,恐怕许多民族和国家还在走向这种现代原则确立的历史进程中。自由、平等以及博爱的现代原则如今仍然是以不经反思的绝对真理在发挥着作用,例如,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在国会放言,利比亚战争是由于美国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遭到了卡扎菲的侵犯,如此等等。

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美国大片,讲述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一个奴隶跟随他的主人参加了惨烈的解放战争;战争胜利以后,他的主人、战争的指挥者当场宣布“他自由了”。也就是说,你是你自己,你不再是别人的财产,你跟你从前的主人一样平等了。可是,我们看到,黑人奴隶一脸的茫然。没有土地,没有财产,没有住所,自由和平等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如果说,古代社会将人们事实上的不平等、客观上的等级制提升为先验原则,将政治建立在人天生不平等这一思想基础上的话,现代解放是不是抽象掉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差异,从一种先天假定的平等出发来理解人呢?人在政治上要成为自由平等的个人,而人实现这种自由平等的能力却是不一样的。就像这个获得解放的奴隶,他只是获得了一个自由和平等的形式,一个观念的假定。也就是说,自由平等的原则成了现实生活中不自由不平等的观念前提,而不自由、不平等的现实生活恰恰是自由平等抽象观念的

现实前提。现代解放的承诺似乎根本不能在现实中兑现。简单地说,我们为了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和机会,由此产生相反的现实处境;同样的,因为我们现实的社会是如此的不自由、不平等,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在这里,前提不断地变成结果,而结果也不断地变成前提。

时下在中国,先是有关于“富二代”的讨论,然后是“穷二代”的讨论、“官二代”的讨论,因为这个“二代”连在“一代”的后面,因此同样是“二代”,在相同的、平等的自由环境中就成了不同的“二代”。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现代解放以一种形式的自由和平等打破了专制和极权,人被假定为抽象的、原子式的自由个体和平等个体;复杂的存在关系和存在背景等被抽象掉了,所以它只是一个“观念”、“理想”。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现实的束缚和差异依然坚硬地存在着,自由平等的原则一定伴随着不自由、不平等。如果政治只是变成这样一种对形式平等和形式自由的捍卫,它本身就没有实现自由解放的承诺,相反是掩盖了客观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至少可以说,现代的政治自由和平等并不构成我们对可想象的历史的总结。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马克思批判现代政治解放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以经济生活中的阶级分化批判了现代平等和自由的抽象性,尤其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剖,揭示了现代平等交换中的剥削和支配逻辑。于是,马克思承续现代政治的解放话语,要求将自由平等从思想和政治的层面推进到现实的经济层面,推进到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物质经济生活领域,要求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定义了现代解放,并揭示了现代解放的历史限度。革命政治话语在对现代解放限度的批判中被提升到新的层面,一个新的未来概念在这一思想地平线上呈现出来了。政治突破了单纯地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指向了“积极的自由”,指向了对于社会历史存在状态的根本性改造。这是一种对未来的担当和创造,政治活动的本质不再是对已经确立的既有秩序的维护,而是打破和重构新的社会状态。在历史唯物主义革命政治的意义上,对国家职能的限制和权力的消极制约不再是思考政治的出发点,相反,在消极的意义上,它将现代政治国家看成是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

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政治继承了现代解放政治的基本精神,但本质上却是对现代政治解放的根本批判。然而,随着20世纪的历史发展,“创造历史”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异化,带来了现实灾难,导致了人们对于革命政治的批判。这种批判,指向了按照一定的理论纲领改造现实的社会工程式思维,指向了创造

历史的主体性,指向了解放政治的宏大叙事等。在这一思想倾向中,不仅现代政治解放,而且批判现代政治的马克思主义也被放在现代性的框架之下进行反思。不仅传统政治,就连现代政治的原则也被彻底地解构,对于政治的思考陷入了无序,陷于话语政治、游戏政治、多元政治的散乱之中。我们如何来面对当代的这一思想状况和实践状况?

全球化的当代,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也就是所谓的“世界历史”时代,是一个迫切需要政治的时代,是一个政治必须发挥它的存在论功能的时代。然而,当前对于政治的理解却是异常的含混,政治遭遇的批判和挑战十分严峻。尤其是,对现代性政治的坚守和抽象否定处在紧张的对立中。如何在这种语境中思考政治的本质和走向,从而形成一种适合于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政治概念,不只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对现代人类生存和未来的根本关注。像现代自由主义那样将政治看成是一种存在之恶、一种需要限制和削弱的力量,或是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将政治看作创造历史的激进革命,还是像后现代主义一样将政治转化为一种话语政治、游戏政治?这些萦绕于心中的问题,是我们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后现代政治哲学研究这一课题的最初起因。对于政治本身的理解,将直接影响政治在实践中可能的地位和作用。在后现代对现代主义政治、历史唯物主义革命政治的反思之后,结合当代历史,尤其是结合当代中国的实践处境和思想原则,批判性地考察后现代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三

时下有人们热衷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或者中国经验等等的讨论,不管如何称谓,这一讨论的实质是关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及其意义。我们如何从一种政治哲学的角度来阐释和理解中国道路呢?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当代实践道路的讨论如何上升到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高度,不仅将现实实践升华凝炼为思想,而且使思想成为实践导向?这也是一个迫切需要展开的课题。中国当代建设实践面临着多种政治思想资源和特殊的社会历史处境,如果期待这一实践不仅具有一种民族国家的意义,而且具有一种世界历史意义,哪一种政治概念能够适应这一任务因而是可取并且是必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中国历史命运和当代历史方位的正确理解,取决于我们对自身面临的人类生存机遇和挑战的正确理解。

中国当代实践是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也是与马克思主义超越现代的社会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个“中国梦”不仅是中

国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不仅革命年代,改革开放的建设实践亦具有这种双重维度。中国当代建设实践的特殊性就在这种双重维度蕴含的张力中展开。这种双重性体现了特殊的现实任务与理想目标之间的辩证联系。如果不能有效地掌控这种张力,就可能失去这种特殊性。如果不能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同超越现代的社会主义取向联系起来,实践就可能以走向现代、实现现代化为本质目标,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会不经反思地成为楷模,向美国人学习、走西方的路就会成为合理选择;如果这种文明复兴的任务不与超越现代的社会主义方向联系起来,而又坚持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批判,就可能到老祖宗那里搬救兵,将文明的复兴搞成一场保守主义的文化运动,最终错失开创未来的机遇,变成历史闹剧。但反过来说,如果社会主义的方向不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联系起来,不与中国尚没有实现现代化这一历史方位联系起来,仅仅按照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宣称革命的高调,制造高潮,以理想剪裁现实,最终也将因为背离现实而被人民所抛弃。没有一种未来是要确定地成为现实的。现实充满着玄机,因此,现实是实践,也是实践中的过程。

中国当代建设实践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既要克服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又要避免在未来发展中仅仅是重复西方道路,更要避免在反思和批判现代的旗号下走向保守的复古主义。其可能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在于,依托悠久的文明积淀,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各自弊端的多重克服,以民族文明复兴的方式开创和展示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文明形态和人类生存方式,就像文艺复兴开启了现代人类文明一样。不过,这里表现为对现代文明的超越,对未来的积极探索,而不是简单地走向现代。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两个对于当代中国实践具有警示意义的象征性事件:一个是苏联东欧的剧变。我们姑且不说剧变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多大的消极后果,或者它们是否已经或快或慢地从这些后果中复苏过来,但明显的是,在那里已经没有超越现代走向未来的历史维度了;在那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被非反思地看成是历史的终结,人们在享受现代成果的同时必然承担现代的不幸。

另一个是中国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它使我们看到,忽视了现代解放成果,忽视了民主法制建设,忽视了人的观念和意识的现代化,忽视了现代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可能带来的恰恰是对人的尊严和人格的玷污。当代中国的建设实践必须有一个现代的内在维度,改革开放是必然的现实的选择,但同时必须不停留于现代,而应该具有超越现代的未来取向。这就要求它是一种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不仅达到现代发达国家所达到的水平,而且达到现代发达国家尚未达到

的人的解放的水平。^① 这就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根本处境和根本使命。

在这样巨大的历史使命中,如何理解政治的本质及其实践意义是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当代的建设实践可能为我们提供突破一般政治概念的经验背景,同时我们也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理解为其奠定思想基础。在这一实践中,政治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充分地显现了创造历史的主体性自觉。这种自觉是一种领会了自身边界和限度的实践主体性,既不是主体的骄狂,更不是对于创造性和推动性的简单放弃,而是一种辩证的历史理性。在这样的意识之中,政治将在对迄今为止的政治概论的检视中重新定义。

从否定的方面来看,中国当代建设实践不会完全地吸纳现代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现代自由主义弱化国家职能,将政治看作消极因素的消极政治。这一观念不仅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强化趋势不一致,而且与中国德政仁治的传统观念不一致,更重要的是它与中国实现民族文明伟大复兴这一历史重任对于政治的需要不相适应。只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才能在这个不平衡的世界中承担起带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将政治变成柔弱的羔羊捆绑起来,将国家变成所谓的守夜人,必然是致命的耽搁。当然,强大的政治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权力的规范,为了完成其历史使命,它加倍地需要对政治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加倍地需要提升政治的德性意识和理性意识。中国当代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现实的和历史的关联,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的理解是其基本的思想来源。但是,革命政治理论如何转化为建设实践的理论形态,同样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革命政治的理性反思,使它具有一种当代性的形态,并且能够切实地发挥作用。

身处当代,身处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历史处境之中,我们看到了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政治的批判,看到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概念的检讨。这种检讨具有何种性质和意义?我们如何从一种政治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思想,并且考察它们与当代人类生存处境和未来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在

① 这是我们对马克思表达的模仿。在1844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面对落后于英法资本主义的德国,马克思曾经有一个本质性的追问。马克思说,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具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即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在马克思看来,当时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因此,这一追问的实质在于,一个尚未发展到现代水平却已经面临现代瓦解的后起国家,是否可能不仅越过传统的界限,而且勇敢的一跃,越过现代本身的界限?如果可能,它将如何可能?在我看来,这正是当代中国建设实践面临的最为根本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实践处境中,这种后现代政治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和可能的意义是什么,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我们这项课题——“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后现代政治哲学研究”就是以这些相关问题的思考作为基本指向的。

四

本书“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后现代政治哲学研究”这一副标题,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课题研究的对象和从事研究的思想支援。这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比较研究课题。我们不是研究后现代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之间的关联,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考察后现代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因而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这样,在课题的正文中需要有一个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的前提性阐释。这一阐释,是整个研究得以成立和顺利展开的逻辑前提,但它本身并不是研究的对象,因而我们将这一阐释作为整个课题的导论。

在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地位以后,我们将立足于这个方法论,构建起理解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思想框架,明确它在这个思想框架中的位置,这就是课题上编的基本任务。我们首先从哲学存在论变革的高度确立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和它作为第一哲学的思想地位,以便明确课题中的“后现代政治哲学”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成立,并在什么样的思想层次上被讨论;然后,从历时性的角度揭示政治哲学在人类历史中的两次转折及由此构成的三个历史阶段。后现代政治哲学可以看成是终结第二个阶段的批判性努力,其中蕴含了第三个历史阶段的某些初始的原则,这就给后现代政治哲学一个基本的历史定位。它就像文艺复兴批判中世纪,开启了现代却没有能够形成和明确现代的原则一样。新的原则恐怕要在对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批判中才能呈现出来,使这一呈现得以可能的重要思想支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理论。我们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概念放置到现代与后现代张力之中进行考察,将它作为克服后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有力因素初步地勾勒出来,这是上编最后一章的内容。我们研究的方法和基本走向清晰了,后现代政治哲学出场的语境也就显露出来了,而且初显了大致的形象轮廓。

中编共八章,是课题的本论,也是整个课题的主体。我们首先探讨了后现代政治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这些背景决定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性质和特征,规定了后现代政治哲学在整个政治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位置。在这一章之后,分章研究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罗蒂、詹姆逊、拉克劳和墨菲的政治哲学,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呈现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大致内容。这一研究不是对思

想家们的理论进行全面介绍,而是在政治哲学视角中对其思想逻辑的勾勒和重构,充分体现其各自核心的政治观念,并力图使这些思想家的突出方面更加突出,相互补充地构成大致完整的后现代政治哲学图景。在这种重构的基础上,我们将抽象地概括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当然,这些抽象内含比较视角,潜在的参照系就是现代的消极政治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政治。

下编是结论部分,我们试图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建构性政治概念,并且将这一政治概念与中国的当代实践结合起来,与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批判和超越结合起来。结合当代历史的变迁和中国建设实践讨论历史唯物主义革命主体性的当代转化,这一转化为建构性政治概念提供了基础。建构性政治被看作对自由主义消极政治、历史唯物主义革命政治和后现代解构政治的多重反思,是人类自觉走向未来的一种可能的、必要的政治实践之思想基础。我们在存在论的高度上阐释了建构性政治概念的基本内涵,并在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相对照的视角中概括了建构性政治的基本特征。当代中国实践是这种建构性政治的一个可能样式,它在后现代语境中凸显出西方政治理念的终结。中国的未来以及这种未来对于人类历史可能具有的意义,就在于这种具有原则高度的建构性政治成为实践。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1
导论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前提	1
一、实践贯穿的历史内在论	1
二、作为一般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7
三、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	12

上编 框 架

第一章 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21
一、存在:自在与人为	21
二、实践:实在与应在	27
三、政治:作为存在论范畴	32
第二章 政治哲学的形态变迁	38
一、经验到超验的升华	38
二、从超验到经验的解放	45
三、困窘在经验之中	52
第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政治	57
一、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出发点	58
二、冲破现代政治概念的封闭线	62
三、革命政治的思想史位置	66
四、中国建设实践与革命政治的转换	70

中编 阐释

第四章 后现代政治哲学语境	77
一、理性和主体性批判主题	77
二、审美现代性的哲学转化	83
三、后现代主义与政治哲学	88
第五章 福柯的理性权力批判	92
一、权力概念的重构	93
二、话语权力和身体政治	98
三、福柯与马克思主义	104
第六章 德里达的幽灵政治学	108
一、解构及其政治后果	108
二、没有解构就没有民主	114
三、没有弥撒亚主义的弥撒亚性	119
第七章 利奥塔的异教主义	123
一、后现代状况	124
二、质疑解放政治	128
三、公正游戏	133
第八章 罗蒂反讽的政治哲学	139
一、作为意见的真理	139
二、无需绝对基础的政治	142
三、政治取代哲学	145
四、民主的左派	149
第九章 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批判	153
一、乌托邦的政治性	153
二、总体性的认知图绘	158
三、文化抵抗的政治	162

第十章 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政治	167
一、无根的政治哲学	167
二、回到领导权斗争中去	172
三、新左派的抉择	176
第十一章 后现代政治的特征	181
一、普遍的政治	181
二、差异的政治	184
三、后理性政治	187
四、微观的政治	191
五、话语的政治	193
六、改良的政治	197
下编 建 构	
第十二章 革命政治的当代转化	203
一、继承革命政治的主体性精神	203
二、培育历史理性与过程意识	207
三、解放与救亡作为当代政治的使命	212
四、叙事主体的多样化和主体性的自觉	216
五、中国建设实践与建构性政治	220
第十三章 建构性政治的兴起及其内涵	223
一、建构性政治概念的提出	223
二、建构性政治的三重思想语境	228
三、作为存在论概念的建构性政治	233
四、当代政治的建构性特征	236
结束语 建构性政治的开端	241
参考文献	244
后记	251